

誰在控制你的思想？

鄭若麟 資深傳媒人

法國《法蘭西晚報》通過Ifop民意調查所於3月10日和3月23日分別做了兩個民意調查，參戰前的調查顯示，63%的法國人反對軍事干預利比亞，而法國參戰後的另一個調查則有66%的法國人支持軍事干預！法國民意怎麼可能在短短兩周不到的時間內，出現如此大的轉變呢？這再次證明，誰控制了媒體，誰就控制了民眾對事實真相的了解，從而影響了民眾對事務做出的判斷！而從國際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新聞與信息已經成為一場新的「輿論戰」的工具。

並不能為任何可能的鎮壓行為開脫，但將一個國家一邊倒地做負面報道，以利於對這個國家進行轟炸，這不是新聞，這有着明顯的「宣傳」嫌疑。

就是在利比亞發生動盪和實際上的內戰的原因，法國大部分主流媒體、特別是電視台，也鮮見深入調研、報道，而往往是人云亦云地重複「民眾和平示威、軍警開槍鎮壓」的說法。在利比亞則多出了「卡扎菲出動飛機轟炸平民」的消息。這一說法後來已經被法國外長朱佩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的間接表態（沒有證據證明）所否定。但這在西方主流媒體上卻依然成了一種「定性」的說法。法國媒體曾集體報道過羅馬尼亞的「萬人坑」事件，即齊奧塞斯庫政權曾大規模屠殺平民並將其埋葬在一處「萬人坑」裡，當時也曾鬧得滿城風雨。事後證明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捏造。類似的情況在前南內戰時也曾出現過。

事實上在法國主流媒體，任何人都很難持另外一個立場，比如「要求卡扎菲下台，但反對西方武力干預」。任何類似說法都被立即攻擊為「支持獨裁者」。在法國電視四台一個專題節目中，《費加羅報》一位女記者僅僅表示這場戰爭太像「西方攻擊阿拉伯—伊斯蘭國家」、法國本應更為慎重一些，尋找其他和平解決方法；前外長貝爾納·庫什內，即「人道主義干涉權」的發明者立即暴跳如雷，不顧紳士風度地大罵女記者。這證明，在法國，「政治正確主義」已經真正成為新聞報道的一道緊箍咒，誰敢越軌就會遭到攻擊。

輿論控制成為一場看不見的戰爭

目前在法國最「政治正確」的說法，就是如果西方不擊毀利比亞政府軍的坦克的話，這些坦克就將在班加西製造一場大屠殺。任何一個西方法律專家都會告訴你，這叫做「procès d'intention」：即不是根據犯罪事實、而是根據其可能的意圖進行審判。這種審判經過媒體的反覆強調和放大，造成全球輿論的一律，從而使國際社會作出反應。歷史永遠無法知道，如果西方不干預的話，是否真的會出現這一幕。作為客觀的媒體，至少應該將這一點告訴公眾，由公眾自己來評判。

西方主流媒體出現這種偏向並非偶然，是有着其深刻的國際地緣政治背景的。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誰掌握了媒體，誰就控制了你的思想。因此對輿論的控制，已經成為一場看不見的戰爭。在今天的世界新聞領域，西方仍然佔據着全面優勢，因此西方主導的輿論在影響着全球的思想。少數敢於發出不同聲音的媒體，往往被攻擊為新聞「不自由」……問題是，「自由的」西方媒體又是如何被規範的呢？至少有兩大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一是「政治正確主義」已經真正成為西方新聞報道的一道緊箍咒。任何新聞從業人員都會自覺地遵守（對政治正確主義，本報早已多次做過報道）。質疑攻擊利比亞顯然是政治不正確的，由此而出現一邊倒現象。二是西方主流媒體記者大多在涉及對外國家利益的問題上立場非常鮮明。2003年法國反對伊拉克戰爭時，法國主流媒體基本上都是反戰的。而這一次法國是主導戰爭的主要國家，法國主流媒體似乎非常「偶然地」也一致支持這場戰爭。如果說在國內報道上法國確實有相當程度的自由度的話，在國際報道領域，法國民眾則基本上無法真正全面了解世界上所發生的事件的真相。由此才有可能解釋《法蘭西晚報》和Ifop民意測驗所做的兩個截然相反的調查結果是怎麼會出現的。顯然，主流媒體自覺的輿論導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兩項民意測驗還不夠說明問題嗎？

止戈為武

《解放軍報》近日刊載的一則消息，引起了全軍官兵特別是團以上幹部的密切關注和廣泛熱議。據報道，進入新年度，北京軍區黨委、機關強力推進敏感崗位幹部輪換工作，首批確定輪換的74名幹部，包括5名二級部副職領導和18名正副處長，春節後已全部到崗到位並投入工作。機關幹部反映說：「加強對中高級軍官監督管理，軍區這次是動真的、來實的，步入了制度化、常規化的發展軌道。」北京獨立軍事觀察家認為，這則消息雖然講的是一個戰區機關加強中高級軍官監督治理的新聞事件，但站在北京大力推進民主監督制度化規程化程序化建設的時代高度，站在中央軍委機關報宣傳肯定此次較大範圍敏感崗位幹部換崗任職的輿論角度，不難看出中央軍委從制度機制上加強中高級幹部管理態度和決心的端倪，解放軍軍官職務監督治理邁開了新步伐。

從「個體」發展為「群體」

據報道，北京軍區機關這次幹部崗位輪換，堅持了「三個為主」的原則，即以軍務、幹部、財務、營房、物資油料、普通裝備管理等部门和崗位為主，以工作性質相近、業務相通崗位的幹部為主，以二級部副職輪換為主。崗位輪換對象主要是對分管專項業務3年以上的二級部副職領導，在本部內調整分管工作；對在一個處（室）任職4年以上的處長，做同一業務工作满4年的職務不明確幹部，在本部處（室）之間進行崗位輪換，或處（室）內部調整業務分工。觀察家認為，領率機關管人、管物、管財等部門的幹部，既是機關、部隊和領導關注的熱點人物，也是容易發生違法違紀問題的敏感群體。對這些敏感崗位幹部的監督管理，過去多是靠直接領導實施，「人對人」特色明顯，具有明顯的局限性。現在通過崗位輪換的機制實施監督治理，體現了監督關口前移的主動態度和對監督對象實施機制預防的公平尺度，是監督治理理念、制度的時代進步。

由「領導點將」發展為「組織把關」

為維護幹部輪換規定的嚴肅性，北京軍區要求所有輪換幹部的調整任命均按程序規定報上級審批，並組織相關部門對輪換方案進行統一審查，報呈黨委集體研究決定後實施；凡符合條件未安排輪換或接替對象不合適的，一律退回覆議。某大部直工部的一名處長符合輪換條件，但因其是優秀後備幹部即將提職使用，有關領導建議暫緩輪換，但軍區黨委堅持原則予以否決，堅決不亂開口子或搞「下不為例」。觀察家指出，過去一些單位總感到敏感崗位幹部監督治理難，主要集中在缺乏制度監督的權威性和個別領導個人說了算的隨意性。現在通過對輪換部門、對象、任職時間的透明宣示，並按組織程序公正操作，敏感崗位幹部輪換工作就有了扎實的群眾基礎和組織保證。

由「就事論事」發展為「跟蹤問效」

北京軍區在崗位輪換任職命令下達後，加強跟蹤督導，嚴格把好工作交接關，交接前對貴重物品和有關賬目逐項清點、核對；崗位輪換工作結束後，組成檢查組進行驗收。為了使輪換幹部盡快適應新角色，軍區還依托業務部門對輪換幹部進行崗前培訓，組織他們學習業務知識、基本技能和相關政策法規。觀察家認為，對敏感崗位幹部加大監督治理力度，也需要綜合治理，多管齊下，才能取得實效。北京軍區的做法，值得肯定和推廣。

妮爾硯 軍事評論員

解放軍軍官職務監督治理邁開新步伐

A42

文匯論壇

「一九七三號決議」的嚴重後果

馬建波 百家戰略智庫理事

「1973號決議」所引發的嚴重後果是，重新確立了西方利益集團干涉別國內政的模式。只要一國內部發生內亂和流血革命，只要反對派或反政府武裝顛覆政府的努力符合西方利益集團的目的和利益，西方集團可以變着花樣策動聯合國授權，以維護人道為藉口，以武力介入，對主權國家實施轟炸和打擊。被干涉的國家將無主權和內政自主可言。

3月17日，聯合國安理會在美英法的積極鼓動下，順利通過了「關於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以結束利比亞反人道行為」的1973號決議。儘管早前法國曾迫不及待地搶先承認了利比亞反政府武裝的合法地位，英國也派出特種兵秘密接觸利比亞反政府武裝，但利比亞內戰局勢的發展，卻出乎法英美三國的意料，原本打算隔岸觀火，指望如火如荼的利比亞革命風潮和反政府武裝廢掉卡扎菲，再植入本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沒想到局勢迅速逆轉，卡扎菲政府軍連連收復失地，反政府武裝最後的根據地班加西已處於政府軍的包圍之中。

西方抓住向卡扎菲下手的機會

然而，驚魂甫定的卡扎菲卻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他沒有領會國際社會的停火訴求，沒有選擇與反政府武裝談判的方式，尋求解決內亂的重整，而是揚言要「血洗班加西，徹底消滅反政府武裝力量」。這讓法英美抓到了千載難逢的下手機會，他們以打擊利比亞「反人類、反人道」為由，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並給予制裁的動議。聯合國安理會在緊急磋商後，終於通過了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1973號決議」。此決議，給了法英美武力攻擊利比亞政府的「尚方寶劍」和出兵口實。法國兩天之後出動戰機突襲轟炸利比亞防空系統和裝甲部隊，英美亦緊隨其後加入聯軍行動轟炸利比亞軍事設施。連日來的輪番轟炸，已基本癱瘓利比亞政府軍的防空系統和裝甲部隊，並造成數百平民的死傷。

也許卡扎菲的強硬和暴虐，已注定了利比亞災難的開端。他具有薩達姆般的強悍、列強壓頂不彎腰的執着。近日他再度放言「將堅持同入侵者戰鬥到底」。西方聯軍已開始統籌空襲與地面進攻的部署，力圖徹底摧毀利比亞政府武裝力量。常言道「擒賊先擒王」，西方聯軍的「斬首行動」已經悄然展開，人們已在揣度卡扎菲的命運，也許等待他的，也是如薩達姆一樣的結局。聯合國安理會的「1973號決議」不僅將改寫利比亞歷史，而且將影響未來國際的博弈格局。

開武力干預別國內政的先例

首先，聯合國「1973號決議」，開創了國際社會可以武力干預別國內政的先河。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任何國家不得以武力入侵和干涉別國內政」。而此次「1973號決議」則被法英美巧妙進行了概念偷換，即：「設立禁飛區，就意味着西方聯軍可以將可能闖入禁飛區的空中威脅和地面防空力量推毀，也就意味着可以動用武力」。按此邏輯推理，設立禁飛區=武力攻擊。因此，聯合國憲章有關國家內政與權利的保障約束條款，已形同廢紙。

第二，「1973號決議」的順利通過也表明，安理會的大國制衡機制正悄然發生改變，聯合國維護國際人道與人權的公義利器，變成了西方利益集團偷樑換柱的工具，並為其武力干涉他國內政和人權所利用。西方聯軍可以通過聯合國授權，以他們所謂的「人道」去打擊「反人道」，而帶來新的或更多的「不人道」。

第三，「1973號決議」所引發的新一輪「十字軍東征」，將導致利比亞陷入全面內戰、分裂格局。更嚴重的是，它重新確立了西方利益集團干涉別國內政的模式和價值標準。只要一國內部發生內亂和流血革命，只要反對派或反政府武裝顛覆政府的努力符合西方利益集團的目的，西方集團可以變着花樣策動聯合國授權，以維護人道為藉口，以武力介入，對你實施轟炸和打擊。國家將無主權和內政的自主與自決可言。這就是「1973號決議」所帶來的最嚴重的後果，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各國當引起高度警惕。

李柱銘對民主黨的影響

徐庶

許多人都不明白，為何民主黨可以突然大變臉、大轉身，變成了「紫荊花革命」、打倒雙層的推手？民主黨的黨徽有一隻和平鴿，應該代表和平、理性、溝通、柔厚，為何變成了一隻好鬥的惡鷹？

其實，探究根源，這要從民主黨的組成講起。港同盟與匯點結合，合併為民主黨。兩班人的理念不同。港同盟追求一面向西的化國會議內閣制，追求權力。匯點的傾向更重壓力團體的角色，傾向於「長期在野」。前者有欲有求，急於連成上位。後者無欲無求，不想激進，只求掌握群眾。

「五區公投」、「起義」的橋段，來自李柱銘的密室政治，幾個大佬在密室商定，就指示下面的人執行，甚至把激進的黃毓民抬上了轎，為其助威。司徒華則認為黃毓民的人格不可信，不能同黃毓民一起搞「公投」，為其張

虎皮，李柱銘乃與司徒華公開對抗，涇渭分明。這兩條路線一直對峙，最終以李柱銘失敗而告一段落。李柱銘初時以退黨作為要脅，後來決定留下，潛藏等待時機，司徒華癌症在身，李柱銘等得了。

民主黨內一直有人放風，說司徒華是左派，機心是要逐步剷除司徒華之影響。李柱銘和黃毓民，相通和相同之處太多。李柱銘今日對民主黨的影響越來越大，民主黨今天又提出「紫荊花革命」的路線，其實是向「公投起義」路線重新靠攏。

黃毓民的「人民力量」曾經一度高喊區議會選舉「狙擊民主黨」的口號，其實這不過是向台灣「班水」的噱頭，聲稱200人參選，最後打個三折，也足可領50人之參選經費。

今天，民主黨已經喊出「紫荊花革命」的口號，彼此已經殊途同歸。到了明年立法會選

舉，他們如果取得成績，他們就會向特區政府進行逼宮。曾記否，91年港同盟有12人當選，李柱銘一夜之間成為了香港的太上皇，在選舉結果公佈的第2天，李柱銘就組織門徒成群結隊操進港督府，向港督提出按各政治團體在直選中當選人數的比例，來確定委任議員的要求。隔日，更向港督提交一份20人的立法局委任議員建議名單。此名單是保密的，即使在港同盟中央委員一級也無人看過。報章批評李柱銘「奪權」、「逼宮」、「一關臉就變」。

「紫荊花革命」說明今天的民主黨受到李柱銘的影響，李柱銘有太多的激進政治基因。李柱銘的政治邏輯是，只要做手腳把立法會選舉變成「公投」（其法律功能界別傳承者吳靄儀已道出李之心聲，就可多撈選票，撈完選票就可以逼宮，要求拿官位或行政會議的議席。



■卡扎菲2007年應邀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

制定名副其實的交通津貼

曾淵滄博士

幾年前，特區政府提出跨區工作的交通津貼，鼓勵低收入的人由偏遠的新界地區到市區工作。如今，這個津貼已經被改成「四不像」，改成所有低收入者的津貼。簡單地說，變成了貧窮津貼。

交通津貼已變質

交通津貼變相的變成貧窮津貼之後，收取津貼的人不會感謝政府，而每當公共交通費增加時，這些已經領取「交通津貼」的人依然會站出來反對。最近，地鐵加價就是最佳例子。

地鐵是根據當年與港府達成的可加可減協議而加價。香港人喜歡把法治掛在嘴邊，天天談法治，卻沒有法治精神。什麼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就是主動、自覺地守法，守法包括尊重

合約精神。如果人人要求地鐵車資只可減不可加，這還是尊重合約精神嗎？

原本的交通津貼已變成貧窮津貼，因此，沒有人感覺到這筆津貼是政府在津貼人們的交通費，公共交通費一上升，有很多人就站出來反對。我認為，要讓貧窮者真正感到政府在津貼他們交通費，就應該直接在他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給予津貼，這是名副其實的交通津貼。

以特製八達通卡取代交津

今日，八達通已是很方便的工具，我建議政府向所有低收入的工作者每人派一張特別設計的八達通卡。這張卡可以用來乘搭地鐵、巴士、小巴，每月支出上限600元，每天只可用兩次，供貧窮者上下班之用。這是最直接的交通津貼。這張特別設計的八達通卡附有相片與身份證號碼，不可轉讓，地鐵職員有權力抽

樣檢查持卡人身份。每天只可用兩次就是表示只讓持卡人用來上下班，而不是放工後去消遣。

對那些工作地點離家較近的人而言，每月600元是用不完的。用不完的餘額也自動消失，這也是公平的，因為他們的確不需要花這麼多錢於交通費之上。這也符合政府鼓勵住偏遠地區的人跨區工作的原則。

當然，如果政府以上述建議來取代目前正在推行的變了質的「交通津貼」，肯定會有人反對。因為有些人根本就不需要用到政府所提供的交通津貼，他們已經把所謂「交通津貼」當成理所當然的低收入津貼。的確，溫總理說香港坐擁大量的儲備，應該多照顧弱勢族群。那就乾脆把現有的「交通津貼」正名為「低收入者津貼」，然後再討論是不是該發真正的交通津貼，讓一些居住在被稱為「悲情城市」的偏遠地區的人努力地找工作，跨區上班。